

深圳「文青」

當今文藝青年敘事的基本語法，到處灌注着城市中產階級的話語和細節。當我們談起文藝青年，想起的是影展、畫展和那些在手機軟件上的七十二種濾鏡中以三十六種姿勢拍照的翩翩倩影。文藝青年的哀傷，是少年維特的憂愁。再怎麼愁，始終獲得在溫飽線上那些事關風月、無傷大雅的點綴。在深圳這樣一座依靠大量從全國各地遷徙而來的勞動者建築的城市，在同樣都是在經濟特區成立以來這四十年的光陰中揮灑青春和汗水的勞動者群體中，基層勞動者同樣存在大量的熱愛文藝，以文藝為精神苦悶的疏解渠道，並投入文藝創作的青年，但這些人的心靈圖景甚少進入我們反覆吟詠的「文青」敘事之中。

溯其根源，且不論作為「文青」的勞動者，在大部分時刻，他們作為勞動者本身就處於被忽視的境地。他們是無數個阿珍，也是無數個阿強。多年前，他們來到這座嗷嗷待哺的城市，並沒有變成Rebecca和Jimmy。當他們「現身」於城市敘事的時候，往往只是在流水線上加工、裝配、檢測零件。對於精英文學的創作者而言，在這樣的書寫中，他們的複雜心靈與愛恨情仇並沒有獲得足夠的表達空間，並不能帶來更有穿透力的視野。

後來，「打工文學」崛起帶來了一些變革的亮光，這是深圳勞動者中的「文青」們「我手寫我口

」的文學實踐。然而，當熱潮散去後，在今天與曾經的「文青」話語合流的「後浪」脈絡中，這群文藝青年的驕傲、欲望和哀愁，依然鮮少人會在意。

在曾經身為基層勞動者的「五條人」所歌唱的工廠男孩女孩的南方愛情故事中：「工廠每天都要打卡／工資又少得可憐／我必須要擺脫這些煩人的事／全力去愛她」，我們能從其中讀出勞動者的憂愁和浪漫。在流水線的機械循環中，他們孜孜不倦地歌頌愛情，因為「愛情讓生活更加美麗」。在此，我們看到了這些勞動者作為主體而非客體的本真面貌。誰說流水線質檢員小芳、外賣小哥阿文、理髮店的Tony，就不能追求詩意與愛情？

在當下的大眾文化傳播中，從「五條人」以及這樣的勞動者故事獲得大量關注的現狀中，我們彷彿能看到一種可喜的變化。技術帶來了「賦權」的可能，互聯網文娛生態和抖音、快手等新媒體技術載體給這種基層勞動者的羅曼史提供了書寫空間，那些白天在工廠打工，晚上在城中村出租屋寫作的「文青」能夠在上面展演他們微觀的心靈世界。畢竟，大時代洪濤滾滾，這些肇始於「世界工廠」情感印記可堪是深圳特區成立四十周年以來不應忘卻的青春記憶。在這樣的新視野中，我們早就應該動手重新描畫一幅多元的深圳「文藝青年」圖鑒了。



自由談
賴秀俞



如是我見
承言

千呼萬喚，特區政府用來協助防控疫情的應用程式「安心出行」終於在本周可以下載。筆者立即下載使用，很是方便，程式不需要任何個人資料登記，兩個步驟就搞定。用戶可以記錄出行，而程式則會向用戶反饋曾經的行程中可能有病毒風險的地方。

筆者下載該應用程式之後，坐上一輛的士，用手機對着車牌影張相就可以快速記錄車號。它的作用在於，萬一這部的士有確診個案接觸過，那麼程式就會提醒你。換句話說，隨着參與應用程式的場所愈來愈多，我們以後出門，或者在看到新聞說哪些地方有確診個案之時，不必再心慌慌，到底自己有沒有和確診者接觸過，可以通過「安心出行」得知。

不過，在如今社會高度政治化的香港，「安心出行」的推行避免不了來自反對派的攻擊，有人甚至將「安心出行」視為特區政府計劃實行強制檢疫的前奏，以此來杯葛這項防疫的措施。

事實上，這個程序和內地的健康碼管理是相

疫情下的私人利益

類似的，但和內地最大的不同是，下載「安心出行」不是強制性的，全靠人們自願下載，商家和機構自願參加。這勢必讓它的效用大打折扣，在非強制性的運作之下，「安心出行」其實也在考驗香港人的公德心。但遺憾的是，筆者看不到一些標榜公民素質較高的香港人在面對一個公共衛生事件的時候，體現多大的公德心。

相反，就在特區政府根據疫情反彈而收緊檢疫措施的時候，有些人還是出來搗亂。特區政府為了加強防疫，最近刊憲訂立可要求某類人士接受新冠病毒檢測，以及指明的醫生可要求有病徵的病人接受檢測。對此，反對派的區議員范國威等，竟然表示此舉是「有違人權」，批評政府「未有修補入境措施等防疫漏洞」。邏輯十分奇怪，特區政府的做法就是在修補入境的防疫漏洞，所謂違反「人權」的指控也是莫名其妙。

這些妖魔化特區政府防疫措施的歪理，來來回回和一個概念有關，就是「私人利益」。反對派利用香港人注重「私隱」等大眾心理，反覆向公眾灌輸着強制檢測等同侵犯「私人利益」，讓社會逐漸形成一種抵抗強制檢疫的固定思維和群體情緒。

毫不誇張地說，在疫情之下，香港傳統的社會價值正在經受考驗。筆者不會否認，正因為香港人都老老實實佩戴口罩，因此才讓新冠病毒沒有如西方國家那樣傳播得如此快。有些人因此說，香港人佩戴口罩是素質高。

但是，當幼兒園停課之後，家長們在討論帶小朋友去哪裏遊玩的時候；當限聚令被收緊之後，酒吧餐廳使用各種招數在如何接待更多客人的時候；當外遊不可能之後，市民在酒店裏面瘋狂聚會的時候；當「安心出行」推出之後，有人不分青紅皂白地抵制的時候，我開始在懷疑是否一部分香港人還可以號稱「公民素質」高？也因此，我認為，香港人佩戴口罩更多的是出於「私人利益」，因為戴口罩能夠保護好自己，至於別人是否得到保護，管他呢，我該去staycation就去，行山的時候亂丟口罩又如何？我的行程又憑什麼告訴別人？

很悲哀，我們就在面對這樣的社會情況。在面對新冠肺炎疫情這樣的歷史級公共衛生事件中，如果每個人都只是在在乎自己的「私人利益」，而無視「公共利益」的話，那麼，香港是否還能盡快戰勝這場疫情？

香港的痛點在哪裏？



君子玉言
小杏

初冬，內地朋友有的跑到江南秋遊，有的拍京城銀杏紅楓，朋友圈秋意斑斕，閒情逸致。身在香港的我們仍不能放開聚會出行。確診個案再次升至單日兩位數，防疫措施再次收緊。

看來香港的疫情控制只能做到這樣了——沒有雷霆之力，過篩子似的網住一些，漏掉一些，控制在低發率，不可能清零。通關遙遙無期，經濟復甦不知更待何年？日前專家指，香港市民出現上呼吸道感染者，高達五分之四不願意檢測新冠病毒，原因是怕檢出新冠而丟了工作。不可理喻也令人唏噓。

十一月十一日，網友們忙着過「光棍節」購物狂歡，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作出決定，同日特區政府據此宣布褫奪楊岳橋、郭榮鏗、郭家麒、梁繼昌四名一貫「拉布」成癮，甚至跑到國外告洋狀要求制裁自己國家的立法會議員資格。這一天，距八月十一日全國人大作出香港第六屆立法會延任一年的決定，恰好三個月。十五名「泛民」議員提出「總辭」「同進退」。香港市民反應比較淡靜。民調顯示，此次DQ四人在社交媒體引發的輿情整體正面支持率居高。市民對那些拿着十萬月薪卻只會無理取鬧、大搞「攪炒」的政客，早就煩透了，「幾時辭？在線等，挺急的。」詭異的是一些西方國家隔着十萬八千里對全國人大決定指手畫腳無端指責，媒體問得好：如果你們國家納稅人供養的政治人物公開要求外國制裁自己祖國，你們的道德和法律體系允許嗎？

香港苦於政治爭拗內耗久矣，痛於民生久矣，困於管治無力久矣。市民說，中央出手劃出底線紅線後，希望香港從此好自為之，不要再折騰，努力治政，真正做些實事。

前陣子去朋友家，四口人，約四百平方呎的兩居室極其緊湊：客廳一張圓桌，四個橈子設計成西瓜瓣狀，不用時推到桌下拼成圓形，用時拉出來。臥室床三面靠牆，其中一個上下鋪兄弟倆住。衛生間洗手盆又淺又小——只夠洗手用。若洗臉，稍一低頭就會

人羨慕。

去年中秋前夕，心血來潮地和閨密去和平飯店看一場老克勒的爵士樂表演。開演前，我們在飯店的八角亭大廳參觀牆壁浮雕，是描述舊上海灘街景的：黃浦江上忙碌的船隻，奔跑的人力黃包車，有軌電車彷彿傳來叮鈴叮鈴聲，頗有一種清明上河圖的味道。大廳主雕塑區，一隻展翅欲飛的白色和平鴿，吸引了眾多客人拍照留影。和平飯店和平鴿，還有比這更契合的主題嗎？海派著名藝術家施森彬創作的琉璃和平鴿雕塑，是獻給和平飯店九十周歲的禮物。如今這隻晶瑩剔透的白鴿已成為鎮店之寶。看完老克勒的爵士樂隊傾情演奏和上世紀三十年的老歌演繹，使人更貼近老上海灘的舊時光。演出結束時，每位觀眾還獲贈和平飯店月餅一盒，我和閨密如獲至寶。那是個值得回味的秋夜。

今秋又有幸推開了和平飯店的旋轉門，



▲鯽魚涌英皇道一處密集住宅建築群成為「打卡點」 資料圖片

碰到牆壁。沒有陽台，床架上安了一個晾衣竿。因樓齡已久，下水道反味很嚴重，需二十四小時通風，並不時開大水流沖刷。由於一天到晚開着窗子，不得不每天分享隔壁人家的炒菜味。唯一的浪漫是早晨可聽到鴿子的咕咕叫聲。這是私樓，他們算是少數的有產階層——此般「幸運者」全港只有三分之一，約一百五十萬人。

公屋也不過如此。據特區政府二〇二〇年統計，公屋居民約二百二十萬人（佔全港人口百分之三十），平均面積一百三十四平方呎。也就是說，全港約百分之六十、三四百萬人的家就這麼大。還有二十多萬人（約百分之二十五）住在四五平米的劏房，目前申請公屋平均輪候五點四年。

有人說，香港是最不會笑的城市之一。自二〇一〇年始有「全球微笑指數」，香港在三十多個國家地區中多年排尾三甲，僅在二〇一七至一八年度排尾五，已是歷史最好「笑」績。全球微笑平均分是八十二，香港每年在五六十分徘徊。生活如此艱難，微笑勉為其難。

因為有朋自遠方來，她和家人就住在和平飯店的九國套房之一——西班牙套房，據說卓別靈未婚妻曾住過的地方。卓別靈則住過印度套房。每間套房面積約達一百七十八平方米。許多名人政要在這些套房裏下榻過，九國套房旨在向各國不同的文化致敬，上海灘歷來是海納百川。去看朋友時，終於得以看清和平飯店的內裏，沒有想像中的豪華，但有想像中的高貴。

西班牙套房鬥牛的元素隨處可見，每個細節都做到極致，開窗可見黃浦江和外灘繁華夜景，不由地衷心感嘆一聲：這才是真正的上海灘啊！一派金碧輝煌。遂問好友，在這住一夜是不是很貴，她答，打折後五千八。她咯咯地笑着說：「來上海住和平飯店是我今生的一個夢，我們做生意，講究風水寶地，想想這個房間曾經住過多少名流大佬，沾沾他們的靈氣，運氣會更好。」好友從一貧如洗到今天的花好稻好，也是走過多少荆

棘坎坷。

和平飯店演繹過多少傳奇，記得有一部《和平飯店》的電視劇，就是描述和平飯店裏發生的故事。如今，它依然以一種傳奇的神秘屹立於外灘，使每一個走進它的人都被深深迷住。



▲上海和平飯店位於黃浦江畔 資料圖片

又是銀杏葉黃時



市井萬象

踏入深秋時節，近日北京街頭的銀杏樹盡變金黃，大地染上一片秋色。

路透社



和平飯店



繽紛華夏
梅莉

曾經數次路過外灘地標性歷史建築——和平飯店的時候，我都想起上海作家陳丹燕書裏的一句話：「與上海有關的重要人物，總有一天要穿過旋轉門走進和平飯店。」這是一座傳奇性的優秀建築，風風雨雨近百年，仍然以其獨特的海派優雅和高貴吸引着眾多遊人。

滄桑巨變，說起來，如今和平飯店的旋轉門誰都可以推開了，無需達官貴人的身份。在二〇〇三年的時候，平凡如我，也曾穿過旋轉門走進過和平飯店。當時先生的同學結婚，在和平飯店大擺婚宴，他是寒門之子，娶了上海姑娘，給她一個盛大的結婚典禮。記得當時在飯店的屋頂花園，一杯紅酒在手，凝視黃浦江迷人夜景，忽然覺得這難道是電影裏的情景嗎？許多年後，大家再次圍坐一起吃飯時，說起往事，還會感嘆，當年你們可是在和平飯店結婚的啊！還住了一夜，把洞房花燭夜設在和平飯店，讓